

台灣外借《祭姪文稿》被批

專家憂展一次傷一次 台北故宮博物院內部互相推諉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及觀察者網報道，近日，一條指責台北故宮博物院、質疑《祭姪文稿》外借的微博引發眾多網民好奇和憤慨。這條微博上傳的海報顯示，2019年1月16日至2月24日，東京博物館將舉辦「書聖之後—顏真卿及其時代書法特展」，展出的文物中有顏真卿的《祭姪文稿》。

《祭姪文稿》去日本是正常的文化交流，為什麼網上這麼義憤填膺？台灣一名有25年收藏經驗的專業古董收藏家曾撰文指出，《祭姪文稿》全名《祭姪贈贊善大夫季明文》，是唐朝書法家顏真卿所書，後世譽為「在世顏書第一」、「天下行書第二」，與王羲之《蘭亭集序》、蘇軾《寒食帖》合稱「天下三大行書法帖」。唐玄宗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祿山兵變，顏真卿堂兄顏杲卿及其子顏季明鎮守常山郡(今河北省正定縣)，顏氏一門30餘口被害。兩年後，顏真卿收復常山郡，命人至河北尋得顏季明屍骸，悲憤莫名，揮淚寫下《祭姪文稿》。

文章指出，「顏體字」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並不陌生，從小寫毛筆字的時候，多是臨顏真卿的《多寶塔碑》和《麻姑仙壇記》入門。顏真卿在面對巨大的國難與家變，更不捨其姪遇難之後，竟只剩一顆頭顱，無比悲憤和激動下，揮淚振筆疾書，寫下《祭姪文稿》，其文章敘述了一段國仇家恨的歷史，其字跡酣暢淋漓、一氣呵成，後世書法名家輩出，但臨帖《祭姪文稿》雖千百遍也無法達到它的氛圍。

「《祭姪文稿》已經不只是一件書法作品了，它不僅記錄了一位宗師的一生，也記錄了盛唐的毀滅。顏家滿門忠烈，留下這麼個遺跡。這種東西是可以借到海外展出做政治獻媚的嗎？」有微博大V也對此發出質疑。

除了文物所蘊含的「氣節」與歷史轉折意義，此次出借之所以令眾多網民氣憤不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文物保護。粗略算來，《祭姪文稿》面世已近1,400年。

前院長否認曾簽約

實際上，早在去年11月24日，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社交媒體上宣佈出借顏真卿《祭姪文稿》和懷素《自敘帖》給東京國立博物館時，就已引發島內民眾質疑「對日本太大方」，台北故宮博物院內部還為此互相推諉。

據台灣《聯合報》當時報道，《祭姪文稿》和《自敘帖》都經「文資法」核定為「國寶」，等級比核定為「重要古物」的翠玉白菜還高。考慮到書畫的脆弱性，台北故宮博物院1984年起陸續精選出70件名作列為限展品，規定每次僅能展出42天，展後須休息三年以上，其中就包括上述兩件文物。

即使在台灣，顏真卿《祭姪文稿》和懷素《自敘帖》也已10年沒展出。《祭姪文稿》上次展出是在2008年「晉唐書法展」，海外展則是1997年在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展出。島內網民為此「哀嚎」：「台北故宮博物院對日本真的太大方了」，在台灣都看不到，為何突然送到日本展出，而且連個公開說明會都沒有？

據台灣《中時電子報》報道，島內民意代表柯志恩就質疑此次「國寶」等級展品出借，東京博物館的宣傳物料上卻是連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字樣也未見，「如此重要的『國寶』外借，到底是誰決定的？」

對此，台北故宮博物院回應稱「這是在三年前馮院長時期就談定的交流展」，但遭馮明珠否認稱，「拿出合約來看看」。經地查實，《祭姪文稿》外借東博是前任院長林正儀2018年5月敲定的。

據報道，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社交媒體上稱去年七月已發新聞稿，而其官網上並無相關稿件。台北故宮博物院又表示，此事他們正在查，會再進一步說明。關於東京博物館將出借什麼展品，現任院長陳其南也表示「還在談」，被指「明顯標準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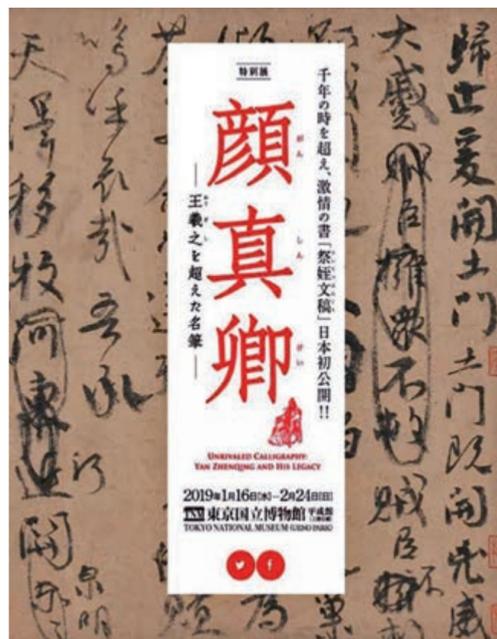
據報道，台北故宮博物院在社交媒體上稱去年七月已發新聞稿，而其官網上並無相關稿件。台北故宮博物院又表示，此事他們正在查，會再進一步說明。關於東京博物館將出借什麼展品，現任院長陳其南也表示「還在談」，被指「明顯標準不一」。

運輸途中文物必然受損

上述台灣古董收藏家在文章中指出，站在文物收藏和鑒賞的角度而言，「紙壽千年絹五百」自古有云，這是所有收藏家都明白的事，台北故宮博物院沒道理不知道。《祭姪文稿》和《自敘帖》皆為唐朝的作品，距今已逾千年，能完好保存到現在，全賴一千多年來歷代收藏家和博物館悉心呵護才達成。這類紙本文物，本身就屬極脆弱、極易損的「國寶」，可謂展一次傷一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微博網友@某個張佳瑋也提出，「縱然是台北到東京，一路鄭重無比地運輸保存，然而陽光的紫外線會讓紙本泛黃褪色發脆。塵埃蟲卵會讓紙本風化。水蒸氣更是不能沾。換言之，除非這帖完全擱真空裡，否則是一定會受損的。」

日本的「前科」、出借程序受質疑、推諉責任等事實讓一些網民認為，台北故宮博物院難逃「獻媚」之論。



展覽的海報。網上圖片



台北故宮博物院向日本出借顏真卿《祭姪文稿》。圖為遊客在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展品。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觀察者網報道，台北故宮博物院向日本出借顏真卿《祭姪文稿》。對此，華東師範大學思勉高等人文研究院青年研究員樊波成表示，顏真卿《祭姪文稿》差不多可以說是唐代書法的最高代表，而且是富有感情的真跡，和他平時的字大不相同，同時具有文物價值、藝術價值、鑒定價值，還有精氣神價值。樊波成還指出，一般而言，每個國家或地區都有制定一些不得出境展覽或是具體展覽規格的文物，例如中國大陸規定的禁止出國(境)的展覽文物名單中，幾乎都是紙品類。

文物日本參展出現的「意外」

「蒙娜麗莎」

世界名畫「蒙娜麗莎」1974年在東京展出時遭一女子噴漆，所幸被畫作外的防彈玻璃擋下，此後「蒙娜麗莎」再不外借。

兵馬俑

兵馬俑1983年在大阪展出，其中一具兵馬俑被惡意推倒導致嚴重破損，復原難度極大。

「西泠八家印存」

中國國寶「西泠八家印存」2011年在日本展出後，被借展人弄丟，至今沒有下落。

「靈隱銅殿」四尊佛像

中國國寶「靈隱銅殿」四尊佛像2012年在靜岡展出時被盜，至今沒找回。

資料來源：搜狐網、騰訊新聞《中時電子報》及聯合新聞網

銀溝遺址發現的陶窯。香港文匯報 陝西傳真



內地珍稀遺址「重見天日」 陝掘唐宋城 繁華六百載

由唐、宋、金元兩朝及現代共四層文化疊加而成的銀溝遺址如今被稱為舊縣村。據悉，該遺址面積約2.3平方公里。已經發掘的遺蹟包括宋元時期的壕溝和房址，唐宋時期的道路和水井，以及唐代至元代的陶窯和灰坑。已經出土的有陶器、三彩、磚瓦、瓷器、錢幣、佛教類型像和經幢。

唐代手工業發達

除了眾多出土文物，考古工作者還在該遺址中部發現兩座城址遺蹟。它們南北對應，有手工業遺存分佈，並有普通的居址及寺廟遺蹟。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于春雷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該遺址的南城址分佈了密集的灰坑，且堆積了大量的紅燒土

塊，顯示這裡在唐代曾有發達的手工業生產。主要生產包括陶器、磚瓦及骨器，規模佔整個遺址的1/4。

宋商業活動繁榮

到了宋代，該區域主要變成了居民區，且遺址出土的大量精美耀州窯瓷器和大量製作精良的陶器，顯示這裡在宋代有繁榮的商業活動。

于春雷說：「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兩座城址的中間地帶，發現兩處規模較大的陶窯群。而地表分佈的大量瓷片，質量上乘，以耀州窯系的青釉器為主，並有少量鈞窯、定窯、景德鎮等地的瓷片，所以這裡也一度被訛傳為鼎州窯或者柴窯所在。」

據文獻記載，唐代開元年間，富平縣治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昨日發佈，該院工作者在如今被稱為舊縣村的陝西富平縣銀溝遺址發現一座曾歷經600年繁華不衰的工商業重鎮「義亭城」。這也是內地目前唯一保存完好的唐宋縣城遺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從石川河北岸遷至「義亭城」，至元末又遷至窯寨為止。于春雷認為，該遺址與文獻記載唐代至元代的富平縣城地理位置完全一致，遺址的文化層時代也是唐至元，結合遺蹟與出土的遺物，判斷銀溝遺址就是當時的富平縣城「義亭城」所在。

他還表示，銀溝遺址南城外側從唐至元一直是手工業區域，以製陶業為主，尤其發達。唐代陪葬墓之節愍太子墓中隨葬的部分物品便是由這裡所供。

逾三萬元誤入廢品站 粵警追回「保命錢」



廣東省茂名一市民遺失的三萬元人民幣得民警協助，於當地廢品回收站尋回。網上圖片

廣東省茂名市58歲的黃女士於去年12月18日發現三萬元(人民幣，下同，折合約港幣34,770元)的醫藥費竟「不翼而飛」。幸得民警協助，於當晚尋回「保命錢」。

民警「智慧」追蹤

當日，黃女士外出回家後發現，自己藏起來的三萬元被她20歲但患有智力障礙的小兒子當作廢品，以15元賣給了廢品回收商。據悉，黃女士的丈夫及兩個兒子疾病纏身，需要照顧三個病人，無法工作，全家只能依靠女兒打工的收入生活。而這三萬元則是親友湊湊給她的。

報警求助後，該市濱海分局指揮中心立即啟動智慧新警務系統，通過「平安濱海視頻雲」對所描述的商販外貌、體徵進行循線追蹤，甄別鎮上20餘家廢品回收站，由此確定了廢品回收站的確切位置。民警陳大真帶隊敲開目標廢品回收站大門。經交流，廢品回收站老闆記得今天確實有一「熟客」過來賣舊書，但已經全部分類打包並堆放在角落。

失主不勝感激

陳大真說：「當時看到那堆積如山的廢品，我們都驚呆了，不知從何下手，但一想到這三萬元對這個家庭的重要性，我們就徒手將廢品一袋袋倒出來查找。」

晚上10時許，在髒、亂、差的環境中，民警頂着難聞異味，徒手連續翻查20多個廢品袋後，終於在一個袋子裡倒出一堆書和一個黑色腰包，經點驗，三萬元現金完整無缺。黃女士頓時熱淚盈眶，緊緊握住民警黑乎乎的雙手，哽咽着久久說不出話來。

黃女士說：「這3萬多元如果不見了，我們這一家子就都完了。」 ■《法制日報》

七星墩城址為湘同時代最大

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八個月的發掘，位於湖南岳陽市華容縣的七星墩遺址取代了常德澧縣雞叫城，被確定為目前該省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據悉，此次對七星墩遺址的考古發掘預計將持續三至五年。

該考古項目負責人王良智介紹，該遺址的雙重城、壕結構在湖南地區尚屬首次發現。不同於國內其他城牆遺址均使用單一純土修築，七星墩遺址城牆使用了褐、黃、棕色黏土和黃色粗砂、青膏泥等多種材料。

兩城形狀各異

考古隊初步確定，七星墩遺址有內外兩圈城、壕，總面積達25萬平方米，超過湖南澧縣雞叫城(總面積約22萬平方米)。王良智表示：「在整座城的形狀上，七星墩接近長方形，而雞叫城為圓



七星墩遺址確定為湖南規模最大的新石器時代城址。圖為該遺址出土陶器。網上圖片

形，且為單層城牆。」 經發掘勘探與分析，七星墩遺址應建於公元前3,000年左右，使用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對研究長江中游史前考古文化興衰及文明進程有重要意義。七星墩遺址因內圍有七個土墩，因地理分佈形似北斗七星得名。 ■中新社